

张伯苓校长曾满怀深情地追念：“南开之有今日，严先生之力尤多，严公逝世，在个人失一同志，在学校失一导师，应尊严先生为‘校父’。”

1959年，周恩来总理到南开大学视察，在吃饭时向老校友们感叹道：“严老先生是封建社会的好人。”

Urban Verve
教育先驱 城市精神传承



严修与张伯苓两人的友谊与事业，在电影《一代名师严修》中有所展现。时间回溯到1898年，严修回津创办家塾，经人推荐聘22岁的张伯苓，两人的这一次相遇，揭开了中国近代教育史的新篇章。

慧眼识大才 一起合作了30年

天津地方史、教育史研究专家学者张绍祖介绍，在严修家塾，最初就是由张伯苓主持，教授严修的子侄智崇、智怡、智庸、智钟、智愷及陶仲明之子陶孟和6人。所学课程有英文、数学、理化等西学。

张伯苓在严修支持下，半日读经书，半日读洋书，尤注重体育，师生一起做骑自行车、跳高、跳远和足球之类户外活动。在庚子之乱中，张伯苓应对外国侵略兵骚扰，保护好了严家及当时借住严家的共计300多人。

严修发现，小自己16岁的张伯苓是一匹千里马。胡适曾评述：“张伯苓同严修的结识与合作，自从南开初创时起，这是一件美满的事件。严修给年轻的张伯苓在创立远大的教育事业上有莫大的助力。”

1904年，严修偕张伯苓去日本考察教育，张伯苓对于严修表示“试办私立中学”的想法，直接回复：“不难，似虑者，无地与钱耳，苟有此二者，吾极愿效绵薄。”回国后的“私立中学堂”开学，张伯苓就开始担任校长。

记者见过南开中学、南开大学的介绍册、毕业纪念册等，其中，创始人严修照片在先，其后是校长张伯苓像。

张绍祖介绍说，直到1919年，严修在严氏女学中成立了中学班，由“南开”校长张伯苓兼任校长。1917年，严修还决定让张伯苓暂离中学校长的岗位，资助他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。

转年，严修也来到美国，两人一起探求美国私立大学的办学经验。“张伯苓白天上课，晚上就到严修下榻处为其‘授课’，讲述教育理论。”从1918年7月7日起，一直讲了二十四五次，每次都有两三个小时，两人还时有辩论。回国路上，严修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与范(学谦)、张(伯苓)、孙(子文)三君论学事。”

严修和张伯苓合作了30年，在教育领域惠泽至今。严修去世后，校友及在校学生两千余人捐资兴建范孙楼，予以怀念。



1931年的《天津市政府公报》上刊登的南开中学校校友募建之范孙楼即科学馆。

力挺张伯苓 资助周恩来

“校父”严修的“发现之旅”



南开大学校园中的严修像。摄影 王英浩



1919年，南开大学第一批学生合影，严修、张伯苓坐二排中，后排左1为周恩来。天津博物馆提供

电影中，展现了严修资助周恩来出国留学。1913年秋，周恩来考入南开中学，“入学后不久就显示出其卓越才能和非凡智慧，深得曾祖父的赏识。”严修曾孙严文凯如是说。

严文凯曾讲述了严修与周恩来的情谊。1915年9月，周恩来到严府拜访严修，请他为自己主编的《敬业》杂志题词，日记上留下“周去，即书之”这么一笔。

严修曾让人送来“周翔宇(周恩来，字翔宇)家世单”，了解周恩来的家世，甚至通过大儿子去说项，希望周恩来和自己的小女儿缔结姻缘，但被周恩来婉拒了。

1917年9月，周恩来离津赴日留学。1918年，严修赴美途中在日本停留，周恩来多次拜谒，在严修日记中，有多次记录。在离别日本时，周恩来和南开校友相送，令严修相当感动。

没有和周恩来做成翁婿，严修却成全了另一对姻缘好事，还属于“内部消化”。

被誉为清华终身校长的梅贻琦，出生在天津，也是严氏家塾的学生。1910年，梅贻琦留学美国，家人曾为他订婚，梅贻琦回国后毅然退亲。直到去清华任教，梅贻琦孑然一身。

严修为其物色的“对象”，是曾在严家借住过的韩咏华。韩咏华不仅在严宅读书，而且在严氏蒙养院工作。于是严修先打通韩的父兄，又创造机会，让梅韩接触。“恩师”作保，两人情愫渐生，婚姻事水到渠成。

作为天津“四大名作家”之一的严修，“以行楷为主，行笔秀逸娟美、流畅灵动”。他题写的字号匾额很少，有两处比较著名。一是为天津最早的素菜馆题写“真素楼”，二是为中原公司题写的“中原公司环球货品”。

1928年1月1日，中原公司开幕，邀请严修观礼。同时受邀的还有住在张园的溥仪。当天，严修借机避开溥仪。严修还告诫家人不可接近张园：“日人居心叵测，逊帝一人牢笼，终难摆脱，日后必有意外演变。”后果如严修所料。

1920年3月10日《东方杂志》

师生情谊深 差点就成了翁婿

虽然没成翁婿，但并未因此而影响严修对周恩来的器重。严文凯曾说，南开大学成立后，经曾祖父严修和校长张伯苓的批准，周恩来免试入学。有资料记载，开学前4天，严修在私宅设宴欢迎周恩来重返南开，同席的有黄郛、范源濂、张伯苓及直隶教育厅长等人。

1920年，周恩来在参加学生运动后被捕，出狱后失学。严修拿出自己7000元资金设立“严修奖学金”，经校董会讨论，决定资助周恩来和教员李琴湘之子李福晋赴欧留学。

在中央档案馆，收藏有周恩来亲笔写给严修的信件。其中1921年1月20日发自伦敦的信件中，周恩来讲述了自己途经法国，后又到英

国。他提到“凡(在法)勤工者即无复有相当之读书机会”，有研究者提出，实际上有严修的资助，周恩来有了更多时间、精力从事革命活动。

尤其是周恩来在留学期间，加入了共产党，有人就劝说严修停止资助。可严修用成语“人各有志”予以回复，资助之举一如既往。后来，埃德加·斯诺在采访周恩来时，周恩来也讲述了这段往事，被记录在《西行漫记》中。

有资料这样记载，1950年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会见张伯苓，吃饭时，周恩来形容严修“老先生就像一碗高汤，清而有味”。1959年5月周恩来在天津，他说：“严老先生是封建社会的好人。”

大师真性情 自挽“九泉相待几交亲”



◀ 1939年大水中的中原公司景象，清晰可见严修题写的匾额和落款。唐文权提供

▶ 1929年3月30日《良友》报道严修去世专版



上，报道以《金山退院僧严修与范孙侍郎同姓名 今年己未又各六十侍郎征诗纪事》为题，介绍镇江金山江天寺退院方丈梅村和尚，居然也叫严修，而且同名同庚，谓二人“东坡之于佛印”。在1919年，严修南游时就见到这位老僧。《蟬香馆别记》记载，老和尚寿日，严修还赋长诗为之祝寿，其中有句：“寿师实自寿，严修寿严修。”

1929年2月，在70大寿之前，严修写了一首《避寿辞》：“寿言之体，有文无实；言苦者药，言甘者疾。使人谏我，人我两失；便活百年，不作生日。”早在1928年年底，严修带病

出席了天津至杨村公路竣工仪式。其间小受风寒，归家即卧床不起。1929年3月2日，严修病体略有起色，却诗自挽：“小时无意逢詹尹，断我天年可七旬。向道青春难便老，谁知白发急催人。几番失马翻侥幸，廿载悬车得隐沦。从此长辞复何恨？九泉相待几交亲。”一个多月后，他溘然而逝。

严修去世后，停灵于南开初创的礼堂。家属遵遗命谢绝奠仪、花圈等，只留下挽联悬挂。在南开中学召开的追悼大会上，严修遗像下悬挂着“文星在天”四个大字。

新报记者 单炜炜 实习生 王英浩